石林奏議

石林奏議卷第九

模　編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二

申尚書省相度江東路人户殘零夏税折納見錢狀

右契勘夏税殘零未納數皆是畸零下户每户不過三五升至一斗皆是衆户合鈔今來已入冬季所欠不多本路雖係豐熟皆近米價比納月上旬時估稍已增高有至三分之一處若令立價許願以米斛折納竊慮州縣怠於辦事或有抑勒若令止用納月上旬時估價折納見錢庶幾易辦亦不致拖欠常賦更乞朝廷詳酌施行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奏乞兵火前受招安補官負犯更不受理狀

右臣近據武功大夫福建路兵馬都監王進狀收捉到本府寄居武經郎王冠稱是昨知宿州日團集軍民守禦盜賊其王冠亦係本州土豪團結槍仗手王進節次與王冠借補官資差充巡尉至建炎三年十月內准御營使司劄子起發前來建康府使喚亦將帶王冠一項槍仗手從後同來於當年十一月內到建康府問金人渡江侵犯本府王進差將官何宣教頭陸吉排軍劉存等管押輜重鞍馬先往潤州逢見王冠截住將何宣陸吉劉存斬了拘收去金五百餘兩銀器并大銀共兩擔雜段子四百匹衣物四百餘件申乞根究施行并稱有元隨使臣杜成毛亨張御諱劉青等四人

見在宣撫張少傅軍田太尉下知見分明本府尋將王冠送下左
司理院收禁根勘據王冠供發是宿州團結巡社民兵准御營使
司劄子同王進起發前來建康府使喚於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到府在石步下寨有王進下何麻胡名宣帶領潰兵到來遂
請王冠說話相約合軍過江尋漢上討虜王冠不從何宣遂領人
兵趕殺王冠不上殺死手下牙兵六人王冠却部領人兵鬬殺死
何宣劉存陸吉收到人兵五百餘人馬二十餘疋即無金銀財物
當具數備申御營使司准指揮許令過江聽候使喚王進曾經御
營使司指論上件事理蒙檢會王冠元申狀更不施行自後與王
進同在建康府駐劄往來踪會并紹興三年在宣撫軍自効亦與

王進同銜府五十餘日並不曾理會至今年正月王進方差人私
捉到官院司遂於淮西宣撫司軍中勾到王進所指證見杜成毛
亨張御諱三人取問雖與王進狀詞略同緣逐人係是王進所引兼
各舊是王進部曲使臣院司別無證驗其王冠所供申御營使司
事祖亦稱兵火焚燒別無考據臣契勘自軍興以來所在州縣軍
民聚集人衆以義兵爲名乘勢作過更相吞併殺戮刼奪財物或償
復私讎不可勝數後來或因招安或因勾喚到因得補正官資就
除差遣或分在諸軍下爲將佐者所至皆有若盡將日前事於數
年之後更相論訴既無當日事頭并兩下端的證佐又無案籍皆
是創生一偏之詞若盡行受理不惟姦惡恣横無所畏憚或別因

私怨妄有誣執引惹諍訟無有已時兼恐動揺人情致懷反側亦終無緣敷實理斷不免禁繫須有究濫臣今檢照日前臣寮申明因群寇殘破占據乘時自行作過之人自紹興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後更有詞訴不得受理及已經大赦并申明續降指揮應盜賊招誘放令歸業已前罪犯一切不問特與釋放前後不一然止爲盜賊即不該說招安勾喚到見有官人以此有司未敢便行引用竊慮亦合並依上項指揮庶幾不失朝廷安民和衆之意所有王冠臣已具事因申尚書省責出在外聽候指揮外欲望聖慈詳酌如可施行伏乞特降睿旨仍徧行諸路遵守施行謹録奏聞伏候
勅旨

堂白乞立定水軍人數修戰船劄子

近准樞密院劄子坐下淮西宣撫張俊申明相度修造海船事契勘所管船三百餘隻其間多是十車九車大船有至長三十餘丈者人匠材植所費工力一路利害甚大轉運司別無窠名錢本止是分下逐州令自行計置委是難以責辦兼其船係諸處拘到制度不一雖修成未必可使若非朝廷相度大軍合與不合更置水軍如合置水軍即先令本軍立定軍額人數合用戰船若干一等降樣行下仍令轉運司於是何窠名錢物應副庶幾雖有勞費不失實用如水軍不合置則上件船乃爲虛設自不須修已具申明去訖今來已是春和合行修造之時理不可緩伏乞早賜施行

奏乞免內藏庫和買紬折錢狀

右臣到官之初首詢民間疾苦伏見昨者金人過江侵害沿江州縣建康最爲深重相繼劉綱軍馬屯駐又數屯大軍所在林木至於桑柘樵採幾盡雖僅有棄遺所存不多復業之民旋行種植至今尚未成就年例五縣夏稅和買羅紬並係內藏庫送納既資蠶織者不廣無緣依數輸納自紹興四年至紹興七年皆蒙朝廷矜恤止納三分本色七分折納見錢民間猶以爲難今年蠶絲尤更不熟本州官吏失於申明直至內藏庫舉催始蒙降到指揮除羅折錢外其餘盡納本色以是尤見重困不住據諸縣申述催科不前官吏督責如星火終不能辦竊意朝廷必不待此以濟用但有

司失於自陳臣檢會所折絹價諸縣並四貫文省卻恐價低虧官
令已別行參酌納月中價每疋作五貫文省伏望聖慈特賜矜察
所有今年夏稅和買絹並依年例止納三分本色其餘七分並令
依臣所定價折納見錢庶幾公私兩濟彫殘之民益獲安養將來
亦不至拖欠有誤朝廷指準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
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堂白乞降鹽鈔淮南京畿收糴粟麥劄子

訪聞淮南京畿去年種粟麥甚廣冬春之閒金人驅虜彊壯過河
夏田成熟收多食少穀價甚平小麥一斗十一百三十省大麥一斗
八十省粟一斗七十省今年江浙夏旱常賦必有蠲減常平米所

積不多又合賑濟出糶竊恐州郡倉廪愈空若委官淮南措置量給鹽鈔五六十萬貫就宿亳之間召募客人入中見錢收糴前件三色斛斗三四十萬石宿州汴河順流直至揚楚亳州由渦河入淮亦可至廬州泗州逐旋般運前來充韓世忠張俊兩軍食用可省江浙米價三分之二况留封樁仍免水脚舟船般運之勞似為利便若朝廷不欲於新疆糴買自可明降指揮以常平之意作體訪淮南穀賤或致傷農令有司量增價糴以為民利雖於見價不無少增亦比江浙收糴般運利害相倍

堂白乞將建康府乾糧賑濟夏旱州軍劄子

某伏見本路夏旱惟建康府太平廣德宣州雨澤霑足外徽池饒

信南康皆是闕雨去處饒信尤甚將來不免須賑濟賑給竊恐常平義倉見管米數不多未必足用契勘本府見管紹興六年内乾糧二十六萬餘斤積久陳壞轉運司雖曾申明許行出賣至今數月無人肯要止變轉得一萬斤若將撥與闕食州軍俵散鄉村人戶約度比較每半斤可准米一升即可作五千石米支用不為小補依條賑濟糓支用不足聽以酒務糟酵與米豆兼給其乾糧得之過於糟酵遠甚竊恐他路亦有似此去處須至申明者

奏乞措置江浙夏旱狀

右臣伏聞江浙夏旱陛下勤恤民隱憂形于色禱祈百神精意備盡至於釋囚禁罷二役廣賑糶止暑宰苟可以得雨者無不至近

者臨安雖應而州郡未霑足處尚多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此物理之常惟人事應之者當則飢殍之因流亡之患盜賊之變三者可以預消周官荒政十有二先王成訓具在臣忝帥一道本路饒信等州皆是闕雨地分將來不免須有災傷於法本司合行體量被災輕重措置闕監司施行竊攷自古救災之術無他惟慮之於早行之以實二言而已祖宗設法累世講明纖悉皆具雖欲別為措置豈能更加毫末若官吏深憫民病通曉法意先事預備緩急各當其節上下協心不為文具則匹夫匹婦孰有不被其澤令八月將終披訴限滿九月初即當檢放若待諸州申到分數察見輕重然後為之處畫則已晚矣謹參照前後條令所當申嚴與自來州

縣沿習舊弊所宜約束者敢昧死條上十事其一曰檢放以實無使抑塞契勘民户披訴災傷陸田以七月終水田以八月終自來多是州郡滅裂不預先採訪漫不知省受訴之後不即差官或不親至地頭容受弊倖虛實相亂或不敢放過分數抑令改易元訴謂之伏熟力農之家先已被困則賑濟百色何由舉行欲乞應災傷路分並委漕臣分行所部閲實覆視其放過分數保明聞奏其應合施行事件即日一併盡行檢舉無令州縣次第申請往來待報有失行後時之弊其二曰預計蓄積無使失備契勘賑濟皆用常平及義倉米自來州縣多不預計兩色實有數目量度災傷輕重户口多寡日月遠近爲之措畫災重穀少處往往糴給已盡拱

手坐視不敢申陳欲乞下經制常平官候放稅分數已定即行審度其州有米若干約度可以出糶若干俵散飢貧及闕食戶若干不足而合那移他州者若干又不足而合兌糴封樁上供者若干均攤直至來年當上月分如均攤不及或給官告度牒募民收糴兼用無使隱而不言中輒止絕或臨時申請惠不及民其三曰審度給貸依七分法契勘一縣放稅不及七分或失於披訴者第四等以下闕食戶法當依七分法其放稅七分以上者賑給通第三等自來放稅皆是以槩縣分數比折通計雖有上條多不施用今以一縣論之地勢未有高下一等大水非例及高鄉大旱非例及低鄉放稅不能均一只如今年歲旱甲鄉高而十分旱乙鄉低而

僅及一二分若將通計比折方及五六分不合賑濟則是甲鄉災重乃因乙鄉災輕而不蒙恩惠豈法意哉欲乞下經制常平官應放税不及七分而逐鄉逐戶有及七分闕食者並依法與賑濟其不及七分或七分以上亦合以上條行之其四曰那融義倉許暫通用契勘法稱賑濟者謂減價出糶借貸種糧勸誘人戶糶米之類出於常平而濟其不足也稱賑給者謂闕食貧乏不能自存出於義倉而捐以與之也賑濟用常平等米許那移則有法矣而義倉本非朝廷之物止用賑給蓋以豐年民食有餘恐其輕費官為斂藏待其不足還以給之所以甲縣之米不通於乙縣然而水旱代有若大旱之歲高鄉皆被災支用已竭而低鄉無災積藏尚多豈

可坐視髙鄉飢死而不救乎欲乞通一路皆許權宜兊借支用或更寬剩而常平米賑濟闕亦許通用候豐年皆使依數償之其五曰存恤民戶無使流移兵勘兵火之餘所在殺戮逃避十室九空日近方稍復業識認舊産墾闢荒廢未及成家若復以闕食轉徙何緣更得生齒繁息若或聚爲盜賊則爲患又不止此欲望嚴戒州縣應災傷地分鄉村闕食戶盡行抄劄無致遺漏多方措置但使蠲放以實無輸納之苦展閣以法無催科之擾給貸以時無乏絕之患役使以理無勞困之懼人之常情孰不重遷既有生路自然眷戀鄉土其六曰收輯流亡無使遣逐兵勘饑民不能保其不盡遷徙州郡憚於接濟多使地分遣逐至失塗殍死欲乞預戒州

縣應他州流移人户到來者皆即時内之各令散處無使聚而為一
多設官吏使分任其事如或不足不得已權許取之寄居待闕官
始爲之糜粥終給之見糧柴薪不足則或爲之官給室廬不備則
或借之寺觀疾病則爲之醫藥死喪則爲之埋殯遺棄小兒則給
以公據使得收養稍能自存則給之券牒使各返其鄉里繫官山
林川澤之利權許樵採漁捕自營其生有人承佃者蠲其租仍委
長吏躬親施行監司以時檢察其七曰出糶賑給無容姦弊契勘
出糶常平米本減價以平糴州縣多是觀望常平司不肯以時登
降或不敢過數雖號開場但應故事或長吏不自省察估價雖比
市色稍減多爲公吏有力之家詭名冒糴又因循請託假之曆頭

以爲私惠實及闕食户無幾欲乞下經制常平官估價隨時依市
色高下量減常切覺察偽冒並責典如有違犯皆計以贓其賑
給饑民仍使量人數多寡廣爲場分無使爭奪蹂踐至死俵散以
時無使早晚無節坐以待斃其八曰勸誘出糶專以鄉村契勘有
米多是力農之家闕食多是游手之人承平之時物價均一忽遇
荒歉唯米獨貴受害者衆農夫乘此邀索厚利不得不使之有餘
補不足自軍興以來百貨皆增不獨米一色游手之人雖無所仰
食然隨其所業自取倍價雖食貴米未有甚害其當廣糶者惟第
三等以下鄉村有田無收闕食者而已自來州縣多是不曉法意
凡有勸誘先散遣官吏鄉村抄劄搜檢告訐或受求囑取與不均

仍使般䂓入州郭出糶反困農民販糴以食游手近者販賣米斛已許蠲免力勝商賈通行城郭不患無食其勸誘出糶欲乞止令於鄉村散出文榜召其情願無蓄其所有無限以定數無抑以低價城郭有米之家准此人知乘時得利自不肯徒爲藏閉糶者既廣榖價亦不約自平矣其九曰蠲展欠負隨宜受納契勘放稅七分以上應所催科自有展閣條令被盜遷移復業之人其合起催苗稅等亦有前後指揮及赦文而州縣多不切奉行依舊舉催或未應出賦稅而抑使出賦稅或逃移當除豁而不與除豁其餘更有兵火以來别色窠名根刷在官舉催不一只如本路建康府則有追理戶部四易四庫經紀幹運人欠負二十餘萬貫廣德軍則

有戶部剋刷誤用朝旨除豁積年上供紬絹綿并錢三十萬貫匹之類若不令特蠲暫展安能常賦之外更可出辦應受納秋苗監專苟逃後患例失太詳飾颺揀簸無所不至仍更多搭耗剩横輸糜費今秋賦所納不過爲官吏廩禄與軍儲而已古者凶年雖天子猶減膳不舉大夫不食粱豈可下此而反求精欲乞申嚴應合屬場閣及倉𢝋等事盡令舉行或申明仍戒苗米但非濕惡僞濫皆令隨宜受納支遣其十日便宜減降無淹刑禁勸自來災傷放稅七分以上饑民犯法至死謂如攘取餅餌之類或因捍傷犯變主遂爲彊盜坐死等守臣皆得密奏須降指揮許便宜降等決遣不下司藏之以時施用所以原情重惜人命近歲小郡守臣多

不敢擅請皆俟獄具却於案後開說所犯地分放稅分數雖蒙朝
廷原貸不無淹繫兼或因乏食營求生路因緣鬬毆至死情有可
憫近降指揮復須經提刑司詳覆然後敢奏亦恐有司覬望不敢
開陳欲乞應轉運司奏到災傷七分地分合降便宜不俟申請朝
廷徑以故事密切行下逐州其他犯有因災歉情理可憫者權令
徑具聞奏凡此十事皆祖宗惻怛愛民之實累世保固邦本之具
故民政所隸監司所主各不同惟災傷皆使通管檢放展閣則責
之轉運司糶給借貸則責之安撫鈐轄司然百餘年間每災歉孰
不奉行而惟慶曆中富弼在鄆州熙寧中趙抃在越州獨爲稱首
全活皆數十萬人至今天下以爲口實好事者或取其行者載之

爲書以爲後法則知能舉其職不失所委不可多得故臣不敢別

申管見區區之愚惟欲官吏奉承德意人人盡心而況兵革始休

瘡痍未瘳陛下愛育元元之意如養赤子豈容輒有怠隋不虞今

來雖已逐項檢舉行下所部欲望聖慈少賜省覽如有可採伏乞

特降詔旨告戒諸司凡上所陳各嚴職守夙夜盡力御史察其不

如令者候來年半畢較其勤墮爲之賞罰以示勸沮臣坐食無補

仰愧廪禄妄因所職上瀆天聽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録奏

聞伏候勑旨貼黃臣檢准紹聖常平免役令諸災傷賑濟監司同

管仍聽安撫鈐轄司體量被災輕重及措置事闕報逐司訖奏臣

今來所陳係檢舉應干條令將本職合措置闕報諸司奏聞條貝

先事冒達乞自朝廷申嚴約束上體德意悉心奉行各知戒懼不敢怠慢伏乞睿察

奏乞和糴淮南軍糧馬草劄子

臣契勘虜人侵犯淮上議者過計恐或有衝突之虞若欲以兵力較勝負已非上策莫若使望而不敢來能久則可以不戰而坐屈惟絕其資糧而已今正當收刈之時淮甸水田本自不多民間所有斛㪷雖令般挈入山水寨然有力不能及而棄遺或雖能般入而不能保亦終為賊所有至於馬草之類亦然伏見近降指揮常平見行和糴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本路轉運常平兩司並於江南岸廣行置場招誘仍下淮南監司郡守盡令根括勸誘兼禁止

舟船並令結攬般載前來入中所有江東一路年計轉運司科買馬草近裏州軍每以轉輸爲病亦各令差官前來就江岸置場收買不唯可速收斂淮南糧草無爲溢資而還從之民亦可免棄蕩輦負之勞常産皆收實利江南州軍無科配之弊可以少寛民力一舉三得實爲利便取進止

申樞密院相度宣撫司車戰船支錢付本軍自修整狀

右檢准先准行在樞密院劄子節文爲江東轉運司申依准朝旨檢討修整淮西宣撫司海戰車船除一面督責所委官修整外有靖安軍船一十六隻并采石海船一十三隻乞劄下本路沿江建康府太平池州兩浙鎮江府并淮南無爲軍分認差人拘收修整

劄付本司與轉運司共相度斟量分撥於逐州軍修整施行見行相度取會間今再准前項劄子契勘上件車海戰船各是長闊高大今來冬深州縣差僱人匠委是不無騷動天寒難用油灰若依白劄子所陳支降錢付本軍候至來年春夏自行隨宜修補事理目下實爲利便然即不見得宣撫司所管水軍若干人合用船若干使目今所管船大小等堪與不堪盡充本軍使用其大料車船合與不合盡行修造竊慮合先次計度的實合用之數庶幾不致枉費工料更合取自朝廷指揮謹具申樞密院伏候指揮

申尚書省相度折納轉運司應副劉錡等軍馬草狀

右某契勘建康府昨於紹興八年以前應副張宣撫軍馬草三十

萬束並是將五縣秋稅於民户折科送納內有溧陽等縣去州百里以上去處艱於送納人户每納草一束陪備有至八百文曾蒙朝廷行下本府措置至某到任始方措置更不令人户折納每束納錢二百文省只就本府與宣撫司商議差官置場各分認收買兩年並皆辦集別無闕悞人以爲便今若卻將和買數改用秋苗折納竊慮輸納緞般搬費百色費耗不無本府日前之弊欲先下轉運司計權兩軍的實合用并月分數目於本路合科買州軍依本府例止令折納二百文省只令太平池州兩州就近差官或與逐軍各分置場收買兼招誘淮南清野人户般販嚴戒官吏受納以時無令合干人減剋本價今年陸田大稔穰草易得自可辦集謹具

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申尚書省相度將漕司續修宣撫司損爛船買錢改造狀

右勘會淮西宣撫司舊管戰船大小共三百八十七隻自紹興八年後累蒙朝廷下本司并轉運司同共相度數内一百六隻已具申明並係年深損爛不堪修整外其餘四十八隻據轉運判官張杲續申入船數亦係不堪修整蓋緣自紹興八年又經二年再有損爛今來若行修整即須盡行毀坼與創造無異其木植既是修舊徒費錢物竊慮久遠亦不中用況目今已是冬深其船並低沉在江水内天寒難以施工縱即下手須至來春方可了辦亦恐緩急不及使用今乞除車船三隻依轉運司所申候至來春依舊令

見分下逐州管認修整外其餘應損爛數目若分送元造州軍打
買亦難以撑駕前去欲乞只令轉運司先將低小不中大軍使用
船逐旋出賣拘收本錢候至來春將大板可用船盡行毀拆揀選
存留可用材植隨宜依土俗樣製據數改造洗板雜般船庶幾不
闕軍中使用仍令元造州軍量分認本錢解發赴江東轉運司委
是公私兩便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旨揮

石林奏議卷第九

光緒十一年歲在旃蒙作噩吳興陸氏皕宋樓重雕
榮祿大夫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心源校

石林奏議卷第十三

摸編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三

奏乞參酌古制造戰船狀

右臣近准樞密院劄子備坐到江南東路轉運司申准尚書省劄子據淮西宣撫司申太平州采石鎮修整海船遲緩乞劄下本路沿江建康府太平州池州兩浙鎮江府并淮南無爲軍分認修整行下本司同共相度斟量分撥與逐州軍方具施行次今月二十日再准樞密院劄子坐下官員白劄子陳述淮西宣撫司昨造到車船海船及收到楊幺車船江東轉運司先修八十隻所破工料

浩瀚每隻計用錢四百餘貫州縣差雇人匠不無騷擾目今已是冬深天寒難爲用灰設或修整了畢亦不堪用欲乞朝廷支降錢付本軍候至來年春夏令軍匠自行修補委本司相度可與不可施行臣已具諳實回申樞密院去後契勘上件船數目不少大小亦各不等果欲付本軍自修若並行補緝恐不可經久使用若必欲全備則每隻恐非一例四百貫可了臣忝預一路使事未盡利害理宜開陳不敢隱默竊見自古用兵步騎之外陸則用車水則用舟地利所當然也而水戰之法不載於兵書蓋自戰國以來用兵多在西北朝廷駐師江北中原未復南北相持以淮爲險自鎮江府而下至於明州二浙沿海之地復數百里皆是鄉着控扼之

艇如以虜人不長於用舟不足過為隄備則雖無水軍可也如懲往年衝突過江無以為扞禦之備不可不預防則必須先立水軍而後措置舟船令諸將所領號為水軍者不過千百人而已初未嘗講部伍戰鬬之法止緣昨來都督府收捕楊幺行下諸路打造戰船及破滅楊幺後所得賊船並撥隸諸將經今累年未嘗施用寖至損壞遂行申明修治朝廷遂委本路轉運司應副據目今見管船內有長三十丈高五丈非千餘人不可動者當時皆是欲於洞庭湖中水面浩渺之處以為形勢令施之於江固無所用其餘大小既不同若便付之本軍難免窮冬差科人匠勞擾之弊然所領水軍不過千百人安用八十餘舟況虔吉州自有創造舡數甚

多非久到來竊恐修成不用徒爲勞費臣考之於古舟師之法雖不可詳然有用之以爲形勢者則王濬伐孫皓作大舡連舫其上得馳馬往來者是也有用之以爲戰鬬者則吴漢破荆門作爲露橈泝江而上以會岑彭者是也欲望聖慈先下有司參酌古制命諸將各置水軍以若干人爲額如何統領教習施用以若干人當戰鬬以若干人領輜重一以人數計之若干人當一舟形勢戰鬬共合用若干舟先將虔吉州打造到船計算有無足用如尚不足則據闕隻數將令來轉運司所管數付之本軍或分之州郡差官置場命有司專一統領緩以期限移拆修造其餘盡爲輜重船有事則用無事則以給饋餉庶幾不爲徒設亦可以免民間每歲運

餉差科抑配之害伏乞特降睿旨施行取進止

宮室議

議曰臣聞古者帝王宮室之制不盡載於經而略見於周官與禮爲門者五爲朝者三爲寢與宮者皆六所謂五門者曰臯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臯門先儒謂王城之門庫門次之宗廟社稷其内雉門王宮之門故旁設兩觀此五門之別也所謂三朝者曰外朝曰内朝曰燕朝周官朝士掌外朝之法凡公卿大夫公侯伯子男三公皆有定位是謂外朝司士掌朝儀之位三公卿大夫王族故士虎士太僕太右皆有定位是謂内朝太僕掌王之服位王眂治朝則前王位而退入亦如之是謂燕朝禮玉藻言王朝

服以日視朝於内朝退適内寢聽政先儒謂外朝在庫門之外凡國有大事致萬民而詢焉則御之内朝在路門之外凡日視朝見羣臣則御之燕朝在路門之内凡日退而聽政則御之此三朝之別也所謂六寢六宮者先儒以周官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爲言謂路寢一小寢五蓋在路門之内而六宮王后之居又在其後視王之六寢此六寢六宮之制也秦漢而下沿革不同即唐之近制考之唐以宣政爲前殿謂之正衙即周之内朝也以紫宸爲便殿謂之閤即周之燕朝也而無外朝日御正衙見羣臣謂之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即喚仗入紫宸謂之入閤至五代其禮寖廢常參不復日見羣臣惟大臣一朝便殿而已

後唐明宗即位始詔百官五日一隨宰相入見便殿謂之起居本朝因唐之舊參酌古制更爲增損今汴都南薰朱雀門宜爲古之雉門以大慶殿爲外朝故歳旦大朝會則御之而其門即應門也以文德殿爲内朝故月朔合六參官入見則御之而其門即路門也謂之過殿其旁設東西閤門則做唐制以紫宸垂拱爲閤也還朔不過殿則喚仗入閤而御紫宸與望及五日百官一起居皆御之以垂拱爲燕朝則日御以聽政蓋相仍唐室舊内增修不得不然今陛下既以建康爲别都則視周洛邑與汴京歳大朝會見六官御大慶月朔過殿御文德望與六參御紫宸日御垂拱此四殿有不可闕而忌前不坐垂拱與吏部引見選人軍頭司呈試武藝

等本朝所增蓋又有崇政後殿講筵有邇英殿亦不可廢此典禮所在將以垂後經遠固宜參備端門亦當增爲三門以正天子之禮則朝羣臣莅四夷賦政出令行禮正名上擬洛邑次不失祖宗之意若夫高下之度廣狹之數則先王初不爲定制各視時而爲之商之重屋堂高三尺周之明堂堂高九尺若禹卑宮室則夏之世室其崇一尺而已其高下固不等也周之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爲丈有六尺五寸應門二徹三个爲二丈四尺其廣狹固不同也恭惟陛下以寛仁信兆民以（御諱）朴先天下聖志固自有定今宮城之內其地有限若有司推明德意但取典禮所不可廢者而不爲觀美則與其大而有闕不若狹而能備惟六寢六宮在內中

周禮既不詳祖宗成法見於汴京者因時便宜當出聖裁非臣所敢及謹昧死上宮室議伏惟陛下垂意採擇臣謹議

奏繳行宮圖并宮室議劄子

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以本府行宮昨緣臨時修蓋不如法及百司等屋宇亦因旋行修造致多苟簡專委臣相度措置立定規摹畫圖繳進逐旋如法營葺務要可以經久臣衰陋不材誤蒙委寄實非所能任承命震恐不敢輒辭退考之古書周文武既定都於豐謂之宗周至成王欲宅洛邑乃復營之謂之成周亦曰東都以爲四方道里遠近之中使朝覲貢賦取均焉及宣王遭犬戎之難會諸侯於東都選車馬備器械因還以居周遂中興則有

正都有別都自周而然也晉重耳敗楚城濮追齊小白正天下之義合諸侯於踐土周襄王廵守臨之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魯僖公朝于王所而左氏記重耳作王宮於衡雍則天子廵守亦作宮焉然洛誥稱用牲于郊乃社于新邑有郊有社廟郡祭君皆在則別都之禮宜略與正都同而廵守之宮止以朝見方岳則宜從約也今陛下廵幸東南臨安蓋廵守之宮而以建康爲別都則車駕未即還汴建康行宮受朝四方賦政出令視臨安宜有當增備者孔子頌禹之德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然則宮室雖在所備要以不侈大而卑爲美漢高祖入關命蕭何治未央宮見其壯麗而怒曰天下洶洶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𠀍以

高祖爲賢晉孝武時宮室弊壞謝安修之皆仰模元象合體宸極
後世識爲恭惟陛下宏濟艱難聖猷悠遠勤儉之意天下聳聞臣
頃者獲侍清光親所目擊雖服食器用之間有臣庶不堪者陛下
皆安之今中原初定漸圖經理始用成周之制因時便事營創別
都以興王業臣愚敢不上體聖志無費財無妄役無擾民參酌古
今典禮所必不可闕者然後爲之惟是今宮室地步昨來營繕禁
中與外庭分擘去處參差不齊若止據見在地步相度即偏曲窄
小其合添殿宇官府等難以安排若欲參備以爲經遠持久之計
則須有禁中空地那融去處非臣所敢專決今先次各草立規模
措置畫到圖二本各行貼說并臣參酌古今典禮沿革制度撰成

宮室議一篇頭連在前同共繳進伏望聖慈取自睿斷行下付臣
重具定本進呈所有圖內增添殿宇官府移改安排事理及那融
禁中地步丈尺數目與內外防守利害合奏稟事各別具劄子畫
一開陳臣學術淺陋思慮不遠聞見不廣無以仰稱陛下委使之
意塵犯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貼黃契勘昨來
本府營造擬定圖本進呈蒙差內侍王鑑前來覆視今事干宮禁
內外久遠利害臣所見竊慮未盡未便欲望聖慈特賜依例差官
一員與臣同共審定分擘內外地界取旨

奏營葺行宮制度畫一劄子

臣遵奉聖訓先次草具到營葺行宮圖二本并宮室議一篇繳進

所有圖內參考古制所當增添殿宇官府事理并那融禁中地步丈尺數目及宮城外門制度合詳具奏畫一開陳下項一

周官王國皆旁爲三門此天子之制也蓋五門皆取正中一門名之其旁又爲兩門通爲三門至雉門爲王宮之門每正月之吉以垂治象則又有象魏設於門之左右謂之兩觀亦或謂之闕諸侯則不得備三門而無兩觀故獨魯以周公之賜得有兩觀則新作南門與新作雉門及兩觀見書於春秋今行宮但因建康府舊制爲兩門其上增展門屋九間而已此諸侯之制也恐非典禮今打量舊城兩門各闊一丈七尺其兩間相去有地步六丈若於中間就開一門即不須改作可就立三門門前東西仗舍各有地步可

以增設兩觀一行宮見今有朝殿一所并兩廊屋其朝殿兩柱已
損爛中空見行計置修換其餘廊屋等並多損漏逐時入作司不
住檢計補葺未嘗有虛日今契勘宮城内地步東西南北相去各
一百九十餘丈東除去年淮西宣撫使張俊起蓋新城五十餘丈
南北内教場五十餘丈皆屬禁中在外東西相去止有九十餘丈
南北自朝殿至宮門雖有九十餘丈其西面却有禁中曲尺侵過
地步除外南至宮墻止有四十餘丈東面内東門小殿外即是禁
中墻直至舊几筵殿後其南自舊几筵殿至宮墻亦止有二十八
丈五尺今來若以朝殿爲正就移向南爲大慶殿却以其後基地
蓋紫宸殿於紫宸殿西通禁中曲尺侵過地内蓋垂拱殿與紫宸

殿作一排其前蓋文德殿即可略倣汴京舊制其那𨻶禁中舊曲尺侵過空地西五十餘丈北三十餘丈其垂拱殿西北有十餘丈一内諸司及内藏庫軍器庫等中書門下兩省樞密學士院職事皆在内庭汴京並於皇城内建置其往來通行路皆有門爲限斷其與禁中相接處非隔殿宇則爲行廊今行宫除内藏庫等散於四旁隙地建造各不相連接外其御厨御藥院翰林司入内内侍講筵所等並分設於朝殿中門外兩廊兩省樞密同爲一省與學士院並在外皆是一時權宜之制其通行路處並無别門内東門小殿東及内教場三面并張俊所展新城與禁中分隔處止是築墻恐不可以示尊嚴若依前項措置正中蓋紫宸殿西蓋垂拱殿

接連空地創建行廊一條直徹內教場東墻即其南餘剩地可以
依倣汴京舊制減損作兩省樞密學士院東面將小殿東舊墻改
造行廊一條直徹南面可以分設御廚等緊要應辦尚次二項不
惟可以略備所添屋宇實外護禁中却將舊凡延殿基通南面空
地直至宮墻可以建置內藏庫等凡經由行路並可應要會處創
立別門其東面改作廊須那融過禁中六七丈一祖宗舊制崇政
殿邇英殿皆在皇城東北內崇政即講武殿蓋試習武事之所應
軍頭引見司呈試武藝及忌前不坐前殿吏部引見選人等皆坐
崇政殿講筵則坐邇英殿今宮城東北別無空閑地步其西北內
教場射殿遇時引見諸軍乃祖宗講武之意若就爲崇政殿即其

後空地可以就建邇英殿若其地不可那融垂拱殿西改造行廊
内禁中亦有空閑地步可以修建緣事並屬宮禁非臣所得干預
不敢擬定右具進呈取進止

奏論行宮防守劄子

臣聞古者作爲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取
易之豫蓋察姦防微儆戒豫備之道不可不嚴故周官宮伯爲八
次八舍以授王宮士庶子之職事而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本
朝汴京大内左右掖東華等門内皆中通行路而各爲之門如銀
臺嘉肅承天宣祐謻門等其外庭與禁中接連去處非限以殿宇
則必爲行廊分列班房以居衛士其四隅則爲巡道可通往來蓋

追考古制祖宗之意深矣昨來本府營繕有司不明大體自宮城門上有行宮一門并東內門其餘空閑去處中夜可以通行並無幾察防守之所其與禁中接連處但築墻而已臣愚以爲不便臣今來相度第一本圖增添去處非止典禮所不可闕若西以紫宸垂拱殿一排蓋外其餘空地創造行廊一條直抵內教場東墻東以內東門小殿東墻改造行廊一條直抵南面與大慶殿齋紫宸垂拱殿前及內東門皆通行路各以要會去處爲門其改造廊屋分諸司外餘並布列班房以嚴宿衛即禁中四面皆環以殿宇行廊尊嚴深密略具汴京大內之制惟是內教場直徹城西北角係在禁中臣所不得知不敢竊議其東面改造行廊之東直抵張俊

展套西墻與禁中接連處雖不爲廊若依臣第一 圖措置建造百司屋宇在前即亦與行廊相等已各於圖、逐項貼說伏望聖慈少賜省覽取進止貼黃臣今擬定合增添殿且以汴京舊名爲稱伏乞睿察

堂白營葺行宮畫一劄子

某見遵奉聖旨措置營葺行宮已草定具圖繳進所有合增添殿宇官府及挪融侵入禁中地步丈尺今具畫一劄子奏陳外再具下項一皇城門舊止係建康府門增蓋屋九間其下仍舊兩門亦不曾增設兩觀蓋非古制今相度舊門東西兩傍以仗舍地作爲兩觀於見兩門之中別開一正門列爲三門地步可以安排有

餘卻移拆舊門屋另□兩雀就上建立屋宇一古禮天子有三朝外朝以詢萬民內朝日見羣臣燕朝日退而聽政本朝大慶殿即古之外朝故正旦大朝會與明堂行禮等皆御之文德殿即古之內朝故月朔過殿與行冊禮等皆御之紫宸垂拱殿即古之燕朝故月望不過殿喚仗入閤與六參官恭辭見等皆御紫宸日朝見常參官皆御垂拱此皆不可闕者惟集英皇儀兩殿可減今舊止有朝殿一所應明堂朝會并朔望日朝之禮並行於一殿之上恐非古制今相度若以朝殿西取直平分為外庭一排蓋垂拱殿即其前可蓋文德殿卻移朝殿向前為大慶殿以舊基蓋紫宸殿其餘西面盡兩省樞密院等則與周官及汴京制度略同其侵入

禁中隙地五十餘丈若不侵入不唯別無地段　宮殿亦不可設
於他所一汴京左右掖東華門入內直至紫宸垂拱殿前通行過
路各有別門如左右昇龍承天銀臺嘉肅宣祐謻門等其與禁中
內外分隔處非有殿宇即是重廊所以察姦防微以示深密尊嚴
之意今行宮止朝殿前有行宮門兩重外其餘並無別門其禁中
分隔處多是築墻爲限恐非舊制今相度若許依倣前項措置即
朝殿西有紫宸殿小殿東有廊其所經由過路並可量要會去處
各立別門并分設班房以居衛士實爲經久之利一中書門下兩
省并兩後省樞密院學士院職事皆在禁庭汴京皆設於文德殿
之西東於文德殿兩間爲隔門過道從官常朝皆下馬宰執則由

右掖門直趨紫宸主廊下馬以　等殺今兩省密院並在外與尚書省同爲一處入朝下馬並在行宮門恐非舊制今相度若紫宸垂拱殿南許依前項措置即其西剩地兩省樞密學士院可略依汴京蓋造并宰執常參六參官下馬處亦依得汴京舊制一令來相度殿宇及兩廊屋並是據舊地步打量丈尺間架安排若蒙施行即其屋間架高闊深淺若合依倣舊制難以別更增展內文德紫宸垂拱殿恐地步或窄即合隨宜減退別具申明乞修內司參定制度右具如前

奏論舉行保社分守地分劄子

契勘本路與淮西雖隔大江其實相爲表裏自古用兵貴於後重

以爲根本所以師出必宿重兵於後今朝廷既以張俊領淮西宣
撫於前則本道正當其後張俊見屯本府平居固賴以爲形勢萬
一有警張俊兵起赴所部則本府兵備單弱便爲虛空之地縱或
朝廷分留張俊兵防托客主異勢號令無統理難使喚臣昨紹興
初待罪本道郡人懲王瓊奔潰之失無以自固坐遭剽掠屠戮痛
入骨髓皆願隨所居鄉村自結爲保社家出人丁分立隊伍遞相
部轄官爲之籍其姓名以待有警則部轄人各帥其屬分地爲守
以自保其室家因遂從之略得八九萬人自後虜未嘗犯境官司
亦未嘗行令民間以其法久廢皆欲少加整緝臣已漸次檢舉施
行外竊緣近世凡言民兵利害者多是以民爲兵公家取以爲用

使之遠去閭里或科率錢物擾動百端徇名忘實徒為重害與此不同自兵興以來江淮之民有逃避不及自結為山寨水寨者多得保全只如本府轄下五縣昨虜人過江皆被殘酷惟句容縣一鄉自保赤山並無侵害故今戶口比他縣獨多況今不移所居而自為守禦或謂恐因之聚為盜賊亦不然此前日妄亂召募烏合之衆為把隘防托措置無法失其所歸之過今乃土著主戶皆有家產物業使自保其父母妻子安有此慮至於官中初無所費而坐有十萬民兵之名內可以與正兵相權為淮西後重之計外可藉先聲以威敵境此其效不為小補取進止

奏金賊敗盟乞下三大將措置捍禦劄子

臣今月二十一日准壽春府探報虜騎侵犯東京打虜已至拱州
應天府未明虛實尋已兩具奏聞順觀淮西宣撫司探報與臣一
同并有録白到僞牓必亦具奏臣竊惟虜情變詐不測盖有自來
昨張通古來使之後雖歸我舊疆朝廷尋遣王倫等報聘既留王
倫不遣莫將繼行又不即迎曠日持久包藏禍心人固疑之今果
猖獗乃以盛夏弓觧馬疲之時遽至王畿其志必是秋冬欲如往
年深入覩我所爲徐爲進退故先入京師休養士馬復占昨來留
下米斛仍因二麥成熟苛斂拘收積聚糧食至秋深長驅南下爲
必衝突之計若我有以禦之則因所積之糧且堅壁相持萬一我
有間隙可乗則鼓行而前惟所欲爲陛下聖謀宏遠御諱終圖始必

皆素有定議臣備員疆吏職思其憂不敢不爲過計妄意議者或謂虜勢頻年衰弱去夏腹心自相誅戮懼爲我所窺故特爲此謀以自抗暫至京師未必更能前進我不可爲之震擾或以爲莫將奉使未回虜欲取我歲幣貪婪不貲及邀求禮數狂悖非分以我未即順從故以重兵壓境刼脅以幸得志我始疑之不可使與爭鋒若果出此則固無足慮我但持重勝之以理可矣如其不然出我所料之外一旦橫行而我無預備則事至豈可旋爲之謀哉何者虜素有易我之心謂其衰弱則非臣所得知若邀求狂悖則前已見於事矣安能保其必止於東京蓋虜之南侵者九再建炎三年陛下巡海上杜充迎降諸將敗十萬人望風潰散故乘勢得以

入浙其易我者一也紹興五年以劉豫爲鄉導再復大入陛下進
臨平江諸將並會雖楊沂中迎敵一戰破之然不能繼爲圖使師
老從容得去其易我者二也今不稍更前轍赫示王威督責中外
日夜併手共爲及至秋冬尚恐不及若更少緩使得料我但如平
日其氣愈盛其鋒愈銳則何所不可肆哉臣聞上兵伐謀臣不知
虜欲復舊疆朝廷姑且聽之耶欲堅守以俟則中原兵力寡弱城
池器械皆未嘗料理未可遽與之較若姑且聽之則莫若先伐其
謀亟下中原諸州乘其兵未集盡將見管米斛并民間二麥特爲
措置或令般運或令焚棄勿爲彼有縱有不及勝於不爲彼所恃
者先已失圖我却部分諸將犄角連衡分據要地示以欲戰之形

姑以和議應之佯爲小屈使彼曲我直而內實嚴爲守備纖悉周盡令諸將兵訓練日久各精熟當銳思奮人懷踴躍鬪虜亦自知之張皇六師亦先王用兵之術所不能免如虜縱未即知畏豈不內懷疑阻我益商度軍食分置沿流諸郡我之所積者日廣彼之所仰者日耗進不得前退不得守雖欲久留勢有不可而後我或欲優柔涵容尚存和議以奉迎 太母欲乘其弊定與決戰使彼懼而歸我 太母苟出於一無不可行伏望聖慈特賜審察參酌累年方略反覆熟議無使我在其術內古者師克在和不在衆雖有良將苟非同心未易成功漢陳平號智略無遺方諸呂爲變周勃以太尉擁重兵猶無以爲策得陸賈之言奉金交歡始能坐勝

唐以九節度兵圍史思明於相州李光弼郭子儀在其間而計慮不同人各自異卒爲思明所敗今大兵所恃惟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將臣欲乞朝廷先定大計更命三將各具所見如何則守如何則戰守以何道戰以何術孰當鋒居前孰勒兵殿後如何以爲聲援如何以爲策應一二條上取所可行者就以付之各盡其謀更相究知以責功效仍下詔慰勉俾務輯睦苟無同異躬率部曲一以社稷爲心古之言兵者以謂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而鄭難相濟譬之同舟遇風雖胡越且無異心況位承將相比肩並立者哉此武王有臣三千人同一心所以勝紂之億萬人也臣智識淺陋不明遠略濫守陪都外固邊圉敢不竭盡忠

款少效區區之愚冒瀆天威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取進止

掌白乞拘攔江北木筏舟船等過南岸劄子

契勘虜人渡江必用舟船其次木筏其次合併蘆荻柴束亦如木筏皆可以濟今往來舟船未可遽止訪聞真州岸下商販木筏所聚盡自本府經過所在山積蘆荻亦是出產去處欲乞朝廷先次措置專委監司守臣盡將見在簰木蘆荻或堆積在場或在岸未解拆般卸並令發付鎮江府南岸不得存留一條一束仍下上流江州以南應公私木簰截日並且權住不得放下其已過江州者候至本府並令拘攔解拆不得抹過真州嚴行禁止其舟船亦乞密切下司預付沿流州郡候探報得虜騎前進的耗即不候申

明朝廷應公私舟船並令拘收南岸深遠去處收藏庶幾臨時不至勞擾

堂白乞從客人取便路往通泰州場頭請鹽劄子

契勘防冬以來朝廷約束淮南通、官私舟船並行禁止竊緣榷貨務課利所繫甚大鹽場盡在通泰州自來並係入閘前去若行一例禁止則無由般載往來訪聞泰州柴墟鎮及通州新堰口雖係大江北岸即非虜人日前侵犯去處客人皆欲改行此路至逐處卻雇小水船單堰前去地頭般請鹽貨歸回興販今來商賈既以射利為事雖在北岸必須審度事勢而行不致落賊若使似可施行更望朝廷特賜詳酌指揮庶幾國計兩不相妨

石林奏議卷第十

光緒十一年歲在旃蒙作噩吳興陸氏皕宋樓重雕

榮祿大夫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心源校

石林奏議卷第十一

模　編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四

奏乞下劉錡李世輔進兵討賊劄子

臣近以虜騎侵犯河南二十四日嘗具管見奏陳伏覩手詔顯暴虜渝盟失信之罪因膚中原無已之惡一伸王威宣達忿憤中外呼舞遠近同辭相繼大號起劉光世招撫三京以壞散賊謀携貳其黨劉錡復立功順昌軍聲士氣鼓勇百倍天下幸甚臣濫守陪都外當一面主憂臣辱不敢不盡死節少佐旰食數日來博採人情以聽輿論皆以虜詭詐憑陵人人懷怒蓄銳有北向殄滅之意

與前數歲不同此乃天啓中興虜惡貫盈自取覆亡之日非人力所能爲也錡既首挫其鋒其兆已見議者皆謂錡孤軍遠立將士用命所以能先諸將立功須朝廷極力主張激勵使得盡其心不惟可令虜望風沮屈國勢當亦自此遂振竊聞朝廷已遣李世輔王德往應援世輔虜所深怨如其用李成酈瓊等誠爲得策蓋其人驍勇沉厚深達敵情儕類多所推稱以爲朝廷用之得人但願多與之兵略與錡相當使與錡更爲形勢錡駐順昌世輔駐泗州夾淮東西犄角相望更勑韓世忠張俊各以精騎巡所部境上以爲之殿王德一軍往來游擊於錡世輔之閒虜近所下諸郡皆不過百餘騎傳檄得其降書即去百姓向背無所與責如景祥王

彥充輩前此本非歸我皆虜留爲腹心潜相窺覘者故聞變盡甘
心虜命其所守旣無備王德可以坐擒虜固不能發兵往救又不
能分兵並守則故疆自已收復我擒其守長撫其民亦可就食
糧斛絶其後討虜所保者惟在京師據探報虜兵至京師者不滿
三萬人非叛兵即簽軍正兵無幾若錡世輔岸堠明遠伺得其便
即命鼓行而前世忠後繼之直薄城下自不妨劉光世一面招撫
兇悍者誅滅柔順者歸附虜無所恃必懼而遁去若閉城固守旋
追兵國中當此時暑疾驅遠來人疲馬困我迎擊河上可以必得
虜乃在吾腹中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之機會也必有稽緩使虜得
整兵而來或劉錡力不能持退舍則虜復得志計將難諧臣衰懦

不武素不閑習軍事歷考載籍自古用兵凡大勝敗未有不因士氣所向士氣所向未有不順人心所欲臣前所論奏以虜犯境之初未見其兵厚薄我未整飭軍伍故且乞奪其儲積無守舊轍矯前日畏避之過張皇六師過為隄備以待其釁今虜形已見正乘機定討之時此之所陳蓋得於人心同欲非臣狂妄之私不敢隱默伏望聖慈更命大臣參考熟議少留聖聽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貼黃臣伏聞異時大將多患持重顧望不即擊賊至遣大臣督戰猶懷前却今劉錡李世輔先立功於前則擁重兵於後者亦自不能已必須悉力爭奮尤於朝廷駕馭之權深為得體伏乞睿察又貼黃臣據今日探報河南孫暉亦已却

敵虜宿州等處所留兵盡已起發前往滑州徐州不知何意伺間搗虛尤不可緩伏乞睿察

奏措置買牛租賃與民耕種利害狀

右臣近准御前金字牌封下尚書省劄子以淮西及本路等處牛疫死損奉聖旨專委臣措置取撥常平所管諸色錢物委官於出産耕牛去處廣行收買令人户租賃應副耕種務要不失農時仍許從長酌度隨宜施行除已即時行下所部州軍取會各管常平錢物數目委自逐州選差官就近體訪出産去處計會收買外仍委本府倚郭兩縣知縣并職官本司屬官各一員於本府界内詢究闕牛人户見各如何處置接濟耕種并下管内五縣取責今年

內開剝過倒死牛比較分數據申今年倒死牛共約計一千二百餘頭比去年計多兩倍係疫死之數未知一路多寡今年正月以後節次疫氣流行有一家三五頭並皆倒死一家十頭全無死損者各自不等其牛疫之家無力下户多是於無死損有餘之家通那租賃或於客販處連合財本就近收買其有力上户即於兩浙温台明越等州興販歸鄉耕種或租賃與人有無相通粗已耕墾趁種早禾了當惟有二麥收刈後合重行耕犁再種晚禾今已將畢約至六月終週遍亦且依前措置止是闕少錢本契勘牛疫路分自湖南北直至淮西悉皆被害其出産路分不過二廣兩浙二廣路遠決不可往兩浙雖有前四州竊慮所餘不多若諸路並差

官前去爭買農民乘時邀價必難多致縱有至速亦須一月餘日方可到本路州軍即於晚稻耕種已不及用兼牛畏暑不能行遠兩浙經隔程途若遠動多是船載其間賣牛人户弊倖不一所差官未必盡能辯認或因而通同作過却致不堪使用兼牛非農人不能究知水草飼養之方在路别無人部押照管既到地頭州軍須是召人情願租賃若不堪使用或農畏憚倒死備償不敢與官中交易即難以抑配不免却有空閑數目既多日久因循死損非獨民間不受實利兼枉有失陷官錢伏覩紹聖常平免役令災傷放税七分以上并不及七分第四等以下户乏種食者有結保借貸給限一年隨税送納免息之法今來耕牛與種食事體相類採

訪民言若官司各隨逐州自今牛價許令民間不限等第頭數依
種食法結保借錢或三兩户共借一頭各令任便或於本鄉村有
餘之家或於隔路出産去處自行計置收買應副使用亦限一年
免息隨稅還納元本則官無差官道路飼養之勞民心無畏避死
損備償之擾各得良牛及時使用一切弊倖更不須關防委是公
私兩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有司相度如可採取即乞速賜行
下以憑遵守施行臣遵奉從長酌度隨宜指揮行下本路州軍一
面令出牓曉諭召人於所屬結保投狀依借貸種法聽候朝廷指
揮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奏措置存恤河南官吏軍民脫身南來事件狀

勘會五月二十九日兩次承准御寶封送下樞密院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金人侵犯河南有官吏軍民脫身南來者可令經過所在州軍多方存恤及令權於係官屋宇或寺觀安泊無致失所劄本司行下本路所管州縣疾速施行本司尋即時行下本路應管州縣遵依施行去訖今續措置下項已彫印文牓遍行下給付經由渡口州縣依此存恤安泊照管及約束州縣遵守施行外須至奏聞者一應北來往來渡口並嚴行約束遇有到人不以早晚即時濟度不得少有邀阻空身每人渡錢不得過一百文足有擔仗一百五十文足委是空身無錢人亦收接同渡一應係官屋宇并寺觀并日下預前差官檢踏分擘遇有官員軍民到來量人

口多寡撥給其有賃屋人戶并客店仍出榜曉諭不得於舊價上輒增添房錢一應米斛飲食之物並行覺察不得乘勢高擡價例內米斛如遇城市闕少即見糴常平米內亦許糴給即不得夾帶非北來人一應官員軍兵隨身有券人分明照驗先次桩辦錢糧付驛司幾到不以早晚並令赴州投狀即時押下驛支給不得少有阻節官員料錢合支月分亦須量給一應有疾病之人檢舉夏月給係省錢合藥俵散條令依數支錢據目下合用藥專委職官一員收買上色藥材就簽廳親監修合開具名件出榜曉諭遇有緩急來請人即時給付如有停留軍民即逐日量給藥差兵官一員各逐所在體問俵散如官員呼請醫人即時輪差應副一應有

不幸道路死亡貧乏之無棺斂之人官員量給官錢應副相佐并處置殯厝去處軍兵許於繫官空閑地內埋藏右謹録奏聞伏候

勑旨

奏乞府學添差教授狀

右臣近重建本府學舍畢工訪聞西北流寓士子皆欲前來聽讀舊止有教授一員竊慮人衆訓導不能徧及伏見臨安府府學日近曾奏請添差教授一員特蒙朝廷施行令來本府事體一同欲望聖慈依例更特添差教授一員以幸學者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奏乞府學不許官司指占狀

右臣竊見本府學舍兵火之餘雖僅免焚蕩然所存屋宇傾摧過半四方流寓學者多至本府皆無所歸臣於去年冬因根治學糧欺隱得其羨錢并積聚在官竹木等委官重行蓋造今已畢工共一百四十五間創置什物略備稍可安養士人契勘兵興以來州郡學校多爲官司指占作廨舍局務其什物亦皆爲人借換竊取今者兵革漸息陛下留意文治未嘗一日暫忘科舉取士不廢祖宗之舊則教養之地有司所宜共承德意欲望聖慈特降指揮應今後官司並不許指占居住其什物亦不得擅有假借違者重坐之庶幾人知儆動復見禮義之化并以風示遐邇逆折暴横彊獷之心使知所畏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

伏候勑旨貼黃臣今來所乞槩于風教如蒙聖慈採取所有諸路州軍學校亦乞一例施行伏乞睿察

奏措畫防江八事狀

臣伏見金賊敗亡遠遁尚猶竊據東京近者雖諸道收復故疆迤邐漸近王畿秋冬掃滅可待然臣所部控扼大江為國藩籬與他路事體不同其職守所當舉不敢不過為隄備內以屏翰王室外為大軍聲援使敵人望風知畏以稱 陛下萬全之舉謹取會本司及屬部州軍自虜人侵犯中原前後被受朝廷指揮有合檢舉預行講究事其大要有八逐一開具合取自聖裁今具下項一曰申飭邊備檢會紹興三年十一月樞密院劄子節文具下樞密院

奏諸路防秋各有屯守養鋭蓄力規畫已定奉聖旨令都督府及
諸路將帥加意防守增修邊備精練士卒明察間探嚴兵待敵勿
致疎虞臣契勘邊防之事其目不一雖大號令一當聽朝廷然
有司之守見於常法自當夙夜上下協力振舉兵法曰善戰者先
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不可勝者守可
勝者攻又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
恃吾所不可攻昔齊師侵魯疆吏來告威公曰疆埸之事御諱守其
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事至而戰又何謁焉此古守疆之道也
然威公知其說而不能行春秋書公追戎于濟西說者以爲公不
能預備戎至而不知逮其去而後始追之故書以爲戒然則爲其

所不可勝恃其所不可攻者其可斯須忽乎昨和議之後兵革少息沿江諸郡例多廢弛甚御諱者恐涉生事但保目前怠墮者竊幸苟安豈思日後故虜兵初聞人人畏駭皆有遷避奔走之意雖有官守者亦顧望相持及兀朮敗走聲驟振捷奏交上則復皆謂江淮決保無事不必更爲過計常情所及安知遠慮夫戰勝者易驕謀中者易怠當勝之家難與慮敵光武之所深憂竊慮亦合明降指揮監司守令下及巡捕之官各修其職常若寇至有合申明事務以時上聞無得循習坐廢職業二曰分布地分檢會紹興四年十月樞密院兩次劄子備坐下劉光世呂祉奏分定劉光世所管沿江地分上流自池州東流縣管下佛池洲至江州界下流自

太平州當塗縣管下磁姥山接連建康府界皆是光世所管鎮江府承楚一帶係韓世忠所管續除張俊浙西江東宣撫使本府界係張俊所管臣契勘本路自池州至鎮江府皆是沿江地分共一千餘里昨來既係劉光世張俊兩軍分守故虜人侵淮甸九經三月有餘卒不敢窺江岸今來張俊雖屯太平州近者又聞岳飛分兵下守池州略有舊制然遂人既領三京河南北兩路招討將來進師中原逐旋起發前去即沿江諸州並皆空虛都無指準昔匈奴入上郡雲中漢文帝以令勉屯飛狐蘇意屯勾注張武屯北地以捍其外而內以保京師者復以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分列要害之地以相表裏唐代宗時吐蕃回紇入寇至

奉天以郭子儀屯涇陽分布麾下各當一面以李忠臣屯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以次前拒故皆無患今諸將方圖中原不容更分其餘力兼使守江若但令預先以今來地界依舊分畫使有定處如遇進討迤邐追破虜人瀕江自在腹內不必過慮萬一或須退守則引兵而歸各着部分便可堅壁固守臨時不致紛擾故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竊慮亦合明降指揮略如前日預行約束張示形勢可使敵人傳聞知我有備亦足慰安遠民三曰把截要害檢會紹興四年九月樞密院劄子備坐樞密院奏沿江採石渡固沙夾馬家渡一帶分命劉光世韓世忠各遣軍馬擇地屯泊各有差定兵將住泊去處

後來韓世忠移屯鎮江府續差張俊策應兩路其本府靖安石步至東陽下蜀接連浙西亦係張俊差定兵將住泊去處臣契勘本府及太平池州三處賊馬可以過處甚多前件所具止是大略今據取會到太平州界内即有荻港渡三山大信渡等池州界内即有丁家洲楊山清溪李河鴈汉趙屯港口等皆是自來置巡檢緊切守把今所管土軍每處各不及百人其餘不置巡檢猶有二三十所既不可偏守亦須量度地里遠近於其要會別行屯戍使緩急上下應援得及則力不足者知所倚仗昔蘇峻作亂自和州渡江孔坦勸王導早守江口陶回為庾亮言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亮不能從峻果由此路徑至都城其

後諸將戰不利郗鑒盧贼必入吳即於丹徒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賊果來攻大業不克而敗其地今皆在本府及鎮江界內可考而知蓋攻其所不備兵之要務以此推之凡可衝犯豈可不防杜充惟不知此故雖有數萬衆聚而爲一初無部分向着一旦望風奔潰今日安得不戒竊慮亦合明降指揮下諸將及守臣逐一相度凡可過渡去處擇其緊慢或兵或民預定戍守之所以待臨時分撥爲決不可犯之計以防意外之患四曰約束舟船檢會紹興三年十月樞密院劄子淮東安撫司申明已責委江都泰興兩縣約束沿江鄉村人戶遇將賊馬緊急預行摇櫓舟船離岸等事令沿江州縣依此施行臣契勘長江之險非黃河與淮之比河淮不

唯旨狹河峻急所向不可當淮水淺而易涉獨江勢深闊平緩自春秋劉項以來吳楚燕趙用兵越淮與河皆浮梁可濟未嘗深計至長江惟孫策乘漢末亂離無與爲敵故能乘間長驅徑入三吳及蘇峻狂悖掩晉不備遂抵都城自孫權定都秣陵之後逮晉宋及梁自北來犯者苟有守備皆薄江而止莫敢睥睨中間雖曹操嘗至濡須曹丕嘗至廣陵魏太武嘗至瓜步亦逡巡顧視反不敢輕進況今兀朮小醜乎守禦之計未論其他但能嚴斷舟檝簰筏彼自無以爲計今可乘以渡者非止舟檝其木筏與蘆荻柴束皆可爲用公私舟船固不可以數計而商販木筏類皆聚於北岸眞州所在山積蘆荻亦是出産去處若便行禁止則有擾擾之弊若

緩急旋圖則勢必無及惟當命有司籍見公私舟船數目曉諭
遇有緩急則許令所在一面拘收盡過南岸不唯可絶虜人刼奪
占據若或不得已至於水戰則舟皆吾艦人皆吾兵不必更廣製
造及別籍水軍真州木筏蘆荻並限以八月前盡數發入鎮江及
浙西其江州向上木簰八月後並權住不得放下已過者候到本
府並令解拆竊慮亦合明降指揮重立刑禁責付守臣收執以待
臨時施行但嚴禁無故輕埽阻節往來人自不擾五曰團結鄉社
檢准紹興五年樞密院劄子具下樞密院奏節文內召募土豪鄉
兵把隘奉聖旨沿江州軍守臣逐路宣撫安撫司疾速講究其土
豪鄉兵並先行籍定人數以備緩急使喚即不得因而勾集致有

搔擾至紹興六年六月樞密院劄子坐下臣寮上言緣諸路帥憲
司夏秋之交不復詢問有無盜賊循例檢舉於界首谷立寨柵聚
集保伍因而決撻妨廢生業遂降聖旨除沿海地分外其餘州縣
不得亂有勾集臣契勘自古兵民皆有所統周官在民者五家而
上謂之比閭族黨在軍者五人而上謂之卒伍師旅同出一法此
雖常談然用衆之道未有散而不屬能號令開闔者也今軍固有
部分行伍而民之在鄉村者亦有保伍在坊郭者亦有保甲但承
平日久未嘗資民爲用故施之不過租稅盜賊之間而已軍興以
來士不知古一變而爲鄉兵之論於是遂欲驅農畝耒耜之民與
正兵參用不教而責之戰無事而聚之役食無常廩用無常器朝

廷既不得已從之遂致人言因有再降指揮竊詳詔令但戒不問有無盜賊妄亂勾集若所當用豈可因噎廢食今所謂團結者非民兵之謂也特以保伍舊法少加損益令自相糾率各集強壯推擇所信服以爲首領官爲立爲條約假借名目約見多寡之數籍而不用揭以示衆無事但藏其籍有警按籍下令各守其地正兵控守之餘令彌縫其所不及外張聲勢以自保其鄉里而已民雖至愚若懲往歲之弊不幸寇得踰江強者奔迸遠徙骨肉離散弱者坐受殺戮同於雞犬貲用剽刼室廬焚蕩孰若上下相維各奮其力使不得犯我之爲愈乎民能保其土則國能保其險理之必然者也周制用民不過一人以餘爲羨卒至田與追胥尚猶竭作

宋文帝與魏太武盡戶發丁雖公卿子弟亦皆從役此雖不可爲
法亦可見其所以能自全者竊慮亦合明降指揮許令守臣預行
討論量爲措置以圖民利上佐國勢有蹈前失重寘典刑六曰明
審斥堠檢准紹興四年十二月樞密院劄子勘會斥堠全藉晝夜
舉放煙火務要不失捍禦昨劉光世在池州駐劄將管下沿江地
分並置烽火所有建康府浙西沿江一帶並無烽臺斥堠奉聖旨
令江東浙西安撫司措置施行臣契勘用兵斥堠不惟敵勢厚薄
亟行遠近所待以前知兼亦慮姦人唱爲浮言動搖民聽我無以
驗或致有悞朝廷施設晉表耽守歷陽石季龍遊騎十餘匹至耽
遽以爲言遂至朝野危懼王導以宰相假黃鉞出征已乃知其妄

石勒在葛陂軍士飢死亡過半至有勸之納款者元帝會天下兵守之而不知乃縱使去後遂不可復制此斥堠不明之過也昨建炎間虜騎已至江上本府守臣猶誤以為李成遂致失守斥堠探伺條目固多烽火最為緊急魏王丕攻西陵為今峽州孫權遣戴烈陸凱拒之暮舉火西陵鼓三終達吳郡古之用兵蓋如此今虜人近在東京瀕江相去無數百里其動息尚不能的實盡知日近攻圍順昌前後累戰多是事已方得關報至今人數多寡議者猶有異同則緩急何以取信所有傳送遞角比者戒約雖已嚴然事待奏而後知亦恐緩慢至於間探亦須所在嚴立賞罰廣布耳目相與參照非臣所得獨與惟是烽火本府昨自承指揮上元江寧

句容共置烽臺三十餘處通連浙西不爲無補今大軍屯泊淮上與前日事體不同淮北動息尤宜速聞舊制沿邊三路烽火皆有成法人多知之若令更加條具取其簡易可行者付之于外遠近同爲一體不至乖牾竊慮亦合明降指揮令自淮南廬壽以來增置烽臺通江南岸舊管去處專委郡縣候賊馬警動即舉以施行七曰措置積聚檢准建炎四年七月樞密院劄子檢會三年六月聖旨節文鄉村居民出來顧戀產業若必行清野之法竊恐盜賊未至民情先搖若置而不問又恐佐敵資糧反爲民害仰守令監司更切措置多印文榜直說事因使民間通曉務求安全外有糧斛草薪之類難於般移亦須預行措置臣契勘虜人前後侵犯

敢肆深入皆是資糧於我故恬無所憚昨自偽立劉豫之後盜有土疆認爲已有其抄掠刼奪取之於民固已有限與前不同是以紹興六年至於淮甸無成而歸亦坐糧乏自困之一也近修和議中原諸州積糧甚多皆是賊豫苛斂裒克以爲猖獗之備可見姦謀臣初聞警即嘗具陳請首欲措置蓋正爲此今來從偽諸郡以次收復倉廩所餘無幾淮北雖近秋成本不産稻將來爲我師過淮之備縱賊得之不能般載前來亦不足計惟有淮南地分水田尚多今秋所入安得不預圖昔用兵者不必全抗以力劉項相拒滎陽成臯之間必計敖倉得失垓下之敗正以彭越田横往來絶楚糧道張良陳平知其食盡以爲天亡唐初羣盜紛起亦倚洛口

諸倉爲重事之利害彼此均同我欲討彼當須先講糧道則彼來侵我豈能無食可令所有淮北地分將來準備大軍進討合用糧斛有司自宜別有措畫其淮南直至江岸廬壽滁和皆前日虜人宿師之地若能依險自爲山寨之類即趣令各擇利便早定其所般輦糧斛以備入保其大軍屯駐亦須計摧委自兩路漕臣以次津發但令前後相繼不至乏絶不可多存若有人無糧縱能輕入何敢久住其餘金帛馬草之類皆依倣並行竊慮亦合明降指揮飭江東淮南當職官吏同爲措置賦若知此與清野何異實爲上策八曰戒聚官吏檢會前降指揮内一項敵人去冬深入其諸州郡守臣等不能召募忠義勇敢人兵留處城中悉力捍禦與共焉死

守之計又不能措置般移糧食遷徙人民擇深山大澤聚衆固守束手端坐敵人既至則以一身逃遁致使一城生靈枉遭塗炭奉
聖旨下江浙諸州如敢依前失行措置止以一身逃避者當明正典刑臣契勘朝廷措置既已備具號令既已明審唯在守之以人承平之時一官不治止廢一官一邑不治止廢一邑利害無所相關至於用兵則環千里之地成敗得失皆相與爲先後譬之一身手足耳目各有所司而廢其一身與之俱故不可使一官不修其職一人不盡其力昨承平既久玩習成風例不肯以身任責苟簡文具姑應目前一遭警急皆望風先遁遂出避賊遂使生靈陷於塗炭井邑鞠爲丘墟及至事定徐還往往反以收復論功事既出

倉猝且所千人衆難以盡責因得原釋昔陳豨反代趙周昌奏常
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漢高祖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
不足亡罪曰近新疆敵人驟至城守之計初無素備有官守者棄
而來歸朝廷推此以廣仁心苟免降辱貸而不問猶之可也若江
南諸郡入有城郭出有兵將所恃有民所資有食只尺行闕動干
大勢豈可不責之以必守乎而人情習慣妄恃寬典尚無慷慨激
昂之志夫守以兵者必責之將守以民者必責之吏兵不可使一
卒怯而輕退將必先之民不可使一夫懼而輕散吏必先之將能
死敵然後兵能死戰吏能死職然後民能死守竊慮亦合明降指
揮應備禦之事既已備具將來或有警急輒棄官守妄作緣故逃

避出界之人並依軍法從事必罰無赦庶無玩令稍知事君之義

右上件所陳皆是朝廷已行之命臣但將案籍檢舉參驗古事稽察人情擇其可以施行責付官吏者講之於無事之時行之於有警之日寧可有備而不用不可當用而無備是用輒敢塵犯天威伏惟陛下寬貸而曲赦之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貼黃臣聞兵家先聲後實臣所陳皆是朝廷已行命令州縣職事所當為但欲檢舉申飭上下協心行之得人使敵人望風知畏不敢輕動而已並無勞民費財之弊昔孫權以蘆荻為疑城殆同兒戲而曹丕遠懼[illegible]淝水之敗望見八公山草木皆成人形而遁去今若預令將士分守其地鄉社團集有所傳之四遠

以張國威卽虜軍聲過於葦荻草木遠甚伏乞睿察又貼黃臣今來所陳正是本道職事不敢兼及旁路然界分遠近上連下接如淮東沿海事體一同利害均一如蒙採取卽淮東浙西亦合依此施行伏乞睿察

石林奏議卷第十一

光緒十一年歲在旃蒙作噩吳興陸氏皕宋樓重雕
榮祿大夫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心源校